

推薦者的話：

## 童年招魂曲

甘耀明

徐嘉澤為「六年級」作家，雖然出道較晚，但是後發先至，作品的質與量較同輩突出，亦有可觀之處。他初試啼聲的《窺》，對同志糾葛與情慾流動的撫馭火候，文字老練，手法自然，將此類型小說的場域擴大、延伸，讓人驚豔。如果說《窺》是劇場版，那麼同年底接著出版的《門內的父親》則為抒情版，是徐嘉澤舞台下的親情關懷與拉扯，進而探觸性別議題。

作家的處女作，幾乎呈現往後他在文學遠途上的風格，也就是說，徐嘉澤的寫作題材與內容，幾乎是《窺》的變調、扭曲、隱晦、鍛鑄，甚至是混血後的華麗異形。《門內的父親》如此，《類戀人》也是，流動《窺》的DNA，這不是意謂著作家的招式已老，而是將同一招逞馭到完美，足夠了。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武斷說法，畢竟，徐嘉澤的第四本書《大眼蛙的夏天》跳脫他慣



有的題材。相較已出版的書籍，《大眼蛙的夏天》屬童年純真版，甚至有少年啟蒙小說蘊底，能歸屬徐嘉澤「前青春期」小說，尚未觸及到性別意識翻攪的情慾勃起、同志場域。當然，此書是他的文學獎精選集，可能是徐嘉澤在這幾年來的文學獎沙場縱橫之餘，避開文學獎評審的內規「防堵熟客」——以來稿風格與語言猜測是否是出自老手——防火牆機制，變換題材與手法，另闢蹊徑，反而瀟灑地走出一條自己未來可發展的文學之路。

《大眼蛙的夏天》的內文排版有其意義，首篇〈尋找陳亦履〉與末篇〈小說家之死〉文氣相通，展現「小說家」受現實命運的擺布玩弄。〈尋找陳亦履〉中無人知曉的小說創作者，與〈小說家之死〉將紙上杜撰技巧轉化成賣靈骨塔的推銷伎倆，掀露了小說家在華麗裙擺下，有雙被現實不斷絆倒的跛足。事實上，《大眼蛙的夏天》最令人咀嚼的，是掐頭去尾的篇章，極盡演義了徐嘉澤的少年世界觀。他在書桌，以文字為硯，高歌對逝去青春の悼曲或招魂，將過往童年化成豔麗孔雀的〈祖母的影子〉，或〈哪吒〉乩身蹈舞，或〈大眼蛙的夏天〉、〈蝶道〉中多次出現的輕盈蝴蝶。作家老是挖掘童年題材，像反芻，草料反覆咀嚼、重複吞食，幾乎像強迫症那樣處理。這過程對徐嘉澤是宗教式治療或排毒，對讀者亦是如此呢！

另外，小說中多次現身的主角「張小虎」，是從《門內的父親》當中延伸的人物。一

巨敦請「張小虎」為主角，徐嘉澤的敘事語氣變得更純真與輕緩，將情感提升，在殘酷世界中，流露一股溫暖。也許「張小虎」對徐嘉澤有個人情感上的投射，或救贖的意義呢！無論如何，《大眼蛙的夏天》在徐嘉澤目前書寫的版圖，是另闢歧疆，也許這種沒有沉重意圖與負擔的內容，彷彿適合在夏日午後，坐在清風徐徐的樹下展讀，予人舒坦的閱讀感，重新找回自己遺失的童年記憶。

· 本文作者甘耀明先生，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獎。著有小說：《神秘列車》、《水鬼學校與失去媽媽的水獺》、《殺鬼》等。



推薦者的話：

## 需要解剖的蛙

高翊峰

這本小說集，需要被解剖開來閱讀。

若以《大眼蛙的夏天》這個書名來期待這本小說集，讀者可能會掉入錯亂踩腳的步伐。一旦把筋骨切割，一篇一篇讀，不難發現各篇作品的特異之處，也應該可以探觸到這位充滿保護色的作家。如果再將作者的第一本以同志議題為主的小說集《窺》（基本書坊），與另一本散文集《門內的父親》（九歌），納入思考，可以把他形容成一位——有八爪章魚變色能力的作家。

我試著將〈烏鴉少年〉、〈記號〉、〈影子祖母〉，包裹在一個袋子。

〈記號〉像是毛線球，透過一次令人沮喪與尷尬的同學會，滾出無數綿長不斷的記憶，把青春某個簡單的元素，織成了一張網，用來捕捉，可能連小說故事主角我都不確定的、已然消逝與死去的哀傷。〈烏鴉少年〉中那位錯位於另一個家庭，不知該如何成長的

少年，劇烈晃動著性別與身分的認同問題。（影子祖母）則又透過魔幻寫實的迷人敘事，寫下令我驚奇的三代家庭悲歌……這一組諸篇小說的文字，都處在一種讓我胸悶的黏度，但很奇特地，在這種低氣壓裡，卻有種說不上來的優雅溫度，彷彿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讀者——不如，像烏鴉一樣活下去吧，其實並不如想像的那麼灰暗。

烏鴉也有烏鴉才能散發出來的羽翼光澤啊。

然而，在低氣壓周邊的〈大眼蛙的夏天〉、〈哪吒〉、〈失蹤的張小虎〉，這三個短篇，作者又切換到無厘頭世界，操作孩童與少年那種大人快要跟不上的天真無邪。讀著這三篇小說，總有一種奇怪的荒謬，不知所云的輕快節奏。想笑，又不敢放聲大笑，擔心一張嘴，就忽略了王大明、李大頭、張小虎、阿和、阿明……這些頑童少年偷偷躲藏在成年世界裡的重要龍套角色——一直都有人在扮演的傷害者與被傷害者。

認真細讀，才又發現，三太子上身的夏天已經不對勁了？大眼蛙的眼睛，其實不真的那麼大？如果老師在張小虎的家長連絡簿上，要他父母協助他明天帶上一隻大眼蛙，方便生物老師（或是諸多偽裝成小說家的讀者）……課堂解剖……不，是說明這一批青蛙如何戲弄另一批青蛙，那張小虎說不定不會真的假失蹤了……跳著讀到這幾個短篇，眼睛就會這樣不自覺睜大了。溫和的作者不作怪，小說本身也會調皮的。經常是這樣，就像那些日



本藝能界的丑角，偶爾突發奇想，有氣無力盡力幽默一回，但被放大的，只能是有氣無力的閱讀感。這還會對某一位女丑，埋下只能陪笑或是被敲頭的傷害。所以，讀著讀著，這樣有氣無力的感受，竟然也成了一種強而有力的武器，輕輕給讀者一頓敲頭。至少，它們是給我這種感覺的。

最後，再從落單的〈尋找陳亦履〉、〈蝶道〉這兩篇，重新看待這本小說集。業餘的推理讀者對上專業的蝴蝶生物保育人士？……確實有些散了，不容易聚焦，但是作者參與賽事的足跡，走過了入選青年數位化小說選、玉山文學獎、福報文學獎、大武山文學獎、夢花文學獎、蘭陽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這些幾乎環島一周的得獎戰績，讓這本小說集出現了類似「文學獎指定範本書寫」的強悍記號。這本小說集可以視為一本得獎作品集，或多或少都看得到這十多年來，諸多青年作家啟動文學獎作戰的彪悍身影，當然，不可避免也都帶傷留疤。聰明如本書作者，才能一場場的生存戰役，變出有如八爪章魚的變異脫身本領。游過珊瑚是珊瑚，停在白沙就一身細白，如果有海草飄動，也能讓小說生出水流帶來的陰影。

由此來看，原本讓人不知怎麼安置的最後一篇——劇本？偽裝成劇本的小說？或是，

作者為了逃離追食者再次展現的變色能力？——也就不需要驚訝了。在與小說集的主體切割開來之後，這篇作品，竟然也出現了一種新的面對方式。

〈小說家之死〉以一種胡鬧的蠻力，抖漏小說家的現世悲哀。

諸多過分嬉笑喜悅，細細咀嚼，直到牙齒與牙齒之間快要沒有咬合異物的時候，藏在敘事材質裡的苦澀，也就慢慢滲漏到味蕾的芯裡。這位小說家真的死了？恐怕，最後真是死了。死在一種被忽視的遊戲裡，因為小說家（們）努力學習社會的運作規則，不單學不會、學不好，在努力學習的過程裡，無法停止重複練習推銷員前輩所教導的謀生技術。但他卻沒看清楚，原來，這位前輩也是一位有能力天花亂墜的小說家，只是早一步決定去推銷靈骨塔，早他一步，放下寫小說這個重擔。

下一位優秀的推銷員，就死在上位推銷員前輩優秀的訓練之下。這樣看待「小說家之死」，是本意，還是包裝？我想，可能比較像是那組極樂開發有限公司的問卷調查，其實就是小說家的生存本意，包裝的，卻是殘忍的推銷內容。一個提出的問題後頭，暗藏了已經擬定好的解答，而那些無關輕重的顧客回答，最後也只是圖一份薄禮——妙手打掃清潔組。這樣一來，有什麼東西不能賣的嗎？沒有。有什麼東西賣不出去的吗？真的沒有。



對於那位還沒死去的小說家，陳亦履，我們是否可以接著假推銷之名，行尋問之實：「然後……所以呢？」

• 本文作者高翊峰先生，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曾擔任雜誌總編輯。作品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等等文學獎。著有短篇小說集《肉身蛾》、《家，這個牢籠》、《傷疤引子》、《奔馳在美麗的光裡》；電視劇小說《雪地裡的星星》等。

## 也可以這樣讀徐嘉澤與《大眼蛙的夏天》

### 青年作家朱宥勳：

發現「尋常」的世代：記徐嘉澤，或者《大眼蛙的夏天》

在寫作會裡，我們都叫他「嘉澤老師」，因為他真的是老師，也因為在辦文藝營的時候，面對三四十名十四歲到五十四歲的學員時，他都能把他們帶成乖學生，要high有high，要乖巧有乖巧。更厲害的是他寫作的定力，當我們一群不上進的文青開始打牌、嗑八卦、灌啤酒的時候，只見永遠有一個人氣定神閒，手指像鳥般在筆電上起落騰躍。

嘉澤老師出第一本書的時候，我讀了，於是很佩服他對自己夢想的經營。（有多少人靠文學獎成名之後，還能不忘了自己當初想寫的東西？）然而我還是期待他的第三本小說



集，於是等到了《大眼蛙的夏天》。我想我們等到的是一個奇異的世代。在之前的寫作世代，嚴肅的作家或許可以表達凡人最深刻的情感，但他們的小說凡人常常讀不懂。

而這個世代，如嘉澤老師這樣，寫的是大眼蛙的故事，一些會讓你浮起一句：「幹，這不就是我小說同學嗎？」他仍然像個嚴肅的作家那樣抓住了凡人的深刻情感，可是展演手法卻是另外一個路數，他寫得十分「尋常」，尋常得讓讀者很容易讀懂，了解原來作家不是只關心作家自己，原來他處理的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小說於是發現、並且提醒了我們每一個尋常人身上偶爾的不尋常時刻：我們偶然的悲傷、敏感、失蹤或者小小的道德勇氣。

### 青年作家神小風：

尋找徐嘉澤

後來我終於找到徐嘉澤。

在那之前，我常常在某些場合碰到他，可能是在某個文學獎榜單，頒獎典禮，或是朋

友的聊天聚會，嘉澤總是會在我廢話說個不停的摸門特，適時的插上一句話：「喂小風，那個某某文學獎妳寫了沒？」、「之前妳說的小說計畫到底有沒有在進行啊？」

真是個煞風景的傢伙啊！每到這個時候，我都必須非常心不甘情不願的停下我快樂的聊天時間，好好摸著良心回答他（坦白說，誰跟他一樣認真啊！在認識徐嘉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寫作計畫咧！）而嘉澤彷彿是怕我還不夠慚愧似的，接連以「我已經要出第二本新書了。」、「太慢了，妳知道我自己已經寫完十萬字了嗎？趕快加油啊！」給予我重擊。

那是一種將文學慾望演練到極致的堅持，面對一個這樣子的寫作者，他永遠做得比想像中的還好，並且一次又一次用成績告訴我們：「他做到了。」在那些不斷被展演的小说裡，我們如此努力的尋找與追趕著徐嘉澤，並企圖與他前往同一個目標與高度，在跑道上與之並行。

我又想起他筆下的陳亦履，打了通宣告「來讀我的小說！」的陌生電話，彷彿那就是躲在徐嘉澤心裡某個不甘寂寞的靈魂，他要對世界與讀者發聲。那或許也正是每一個不服輸與孤獨的小說家，都會深深在意的事。



## 青年作家黃崇凱：

整個夏天都是他寫出來的

在我開始學習寫作的那一年，看到「徐嘉澤」斗大而陌生的名字就掛在當年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作品的旁邊。當時的我相當疑惑，「這不是張大春、駱以軍還是什麼像獵戶座一樣遙遠的作家名字該擺放的位置嗎？」那時候我正在早餐店面對著蘿蔔糕和培根蛋餅，嘴裡吸了幾口冰奶茶還沒滾下咽喉。我記得低頭讀完那篇小說，卻不記得後來有沒有把那份早餐吃完。幾年後，我在許多文學獎榜單上常常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卻總是看見「徐嘉澤」列名其中。我抓耳搔腮地想著這傢伙的內心難道有個固定演出的小劇場還是連續劇嗎？不然怎麼寫得出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串接著什麼蝴蝶怪客大眼蛙、什麼陳亦履還張小虎這些光怪陸離的角色？儘管後來我也真的認識了嘉澤，卻愈來愈無法把他和他小說裡的人物情節兜在一起——他明明就是個陽光又歡樂的傢伙啊！可又該怎麼解釋那些藏在字句裡

的傷痕記號？那些隱在棺木蔭屍和起乩扶鸞之間的闇影？他簡直就像小說裡那個弱視結巴的男孩，輕巧捏出虛構與現實的交尾器，飛快穿針密縫地織就生產著小說，整個夏天都被他寫走了。



## 說故事（自序）

故事就從那片牆說起。

磚牆上爬滿了藤蔓，看到許多小果實，一捏才知道是蛹，最後的夏季，外婆說藤蔓纏著牆，要把藤蔓砍了，我和表哥摘了很多金黃色的蛹放進保麗龍盒。過了幾天，我像施展魔術手法一打開蓋子，成功羽化的蝴蝶便爭先飛出，成了最深刻的記憶。而幾隻翅膀攤得不完全的，蜷著翅膀像雞爪，以詭異的動作腳在保麗龍上刮出刺耳的聲音，大自然展現生命的無情。

母親常說外婆的命格撐得起鄉下住所的龍穴位置，外婆一走，住在那的親戚不是離異、生病就是欠債，連主屋的樑柱都垮成像廢墟，磚牆還在，卻沒有再見蝴蝶回來過。

故事可以從那個颱風說起。

大學暑假到成功嶺受訓，幸運的接連來了好幾個颱風，不需要出操，一群大男孩窩在悶熱的大教室裡，外頭閃電打雷颶風下雨，電壓不穩導致日光燈時暗時亮，像催眠術，一些人已經趁班長不注意偷偷小盹。我拿出筆記本寫出第一個故事再謄寫在信紙上寄給了同學，為被困在此處的自己找了個想像力的出口。寫著寫著，十幾個年頭已經過去，再回頭，背景彷彿被置換掉，剩下自己時時與電腦螢幕及鍵盤奮戰著。

故事或許該從那個獎說起。

到底是誰說拿了大報文學獎就是進入文壇的通行證和鑰匙，我一定被騙了，我拿著這些東西卻不知道入口在哪？第一次拿到獎還興高采烈等著出版社來發掘我，之後才認清一個事實：台灣一年有那麼多文學獎得主，自己只是其中的「分子」，這「分子」會隨著分母量隨年增加而存在感日漸稀薄。那時我還傻傻的以為一個獎可以為我帶來什麼，後來知道，如果不繼續寫，再多獎都沒有辦法為自己帶來什麼。



故事應該從那個文藝營說起。

「搶救文壇新秀大作戰文藝營」，很好，我認真起來了，顯然這「文壇新秀」四個字就是指我，初次見到這個文藝營就非常吸引我，無奈每年寒假出國玩樂成了必備。那一年我總算把出國玩樂的時間給排開，害羞地以為二十九歲的自己會是營隊中最老的一個，心裡揣測不安的參加生平第一個文藝營，如果和那些早慧的創作者來比，我已經慢了十幾年頭才來跑文藝攤，沒想到文藝營上年紀比我大的多是，可見文學熱忱不管哪個年紀都會有。那麼，被搶救到了嗎？我心裡想：那一年可以鼓起勇氣報名參加這營隊是正確的。

故事要從家人、朋友、讀者說起。

沒有你們，永遠不會有這些故事。

謝謝你們，聽我說故事。